

聰明誤

〔俄〕亚·格里鲍耶多夫 著



512 34
L2



聰 明 误

(四 幕 喜 剧)

〔俄〕亚·格里鲍耶多夫 著

李 锡 胤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А. С. ГРИБОЕДОВ

ГОРЕ ОТ УМА

СОЧИНЕНИЯ А. С. ГРИБОЕДОВА,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6.

封面设计：姜 录

聰 明 误

(四幕喜剧)

〔俄〕亚·格里鲍耶多夫 著

李 锡 肇 译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14—5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5 4/16 · 插页 3 · 字数 80,000

1980 年 10 月第 1 版

198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5,000

统一书号：10093 · 332

定价：0.44 元



亚·格里鲍耶多夫

译者序

俄国著名作家亚·格里鲍耶多夫生于一七九四(?)年，死于一八二九年。这时期农奴制的俄国十分反动腐败，而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起来反抗农奴制的任务遂落在当时贵族中间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身上，集中反映为十二月党人的起义。

格里鲍耶多夫从小受过当时最优等的文化教育。一八〇六——一八一二年他在莫斯科大学学习，获得文学副博士和法学副博士的学位，后又转学数学和自然科学。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侵入俄国，格里鲍耶多夫投笔从戎；一八一六年三月复员；一八一七年到外交部任职，结识了普希金等人。一八二五年五月到基辅与一些十二月党人会面；一八二六年一月因十二月党人案牵连入狱，六月获释。十二月党人被镇压后，格里鲍耶多夫作过怀念他们的曲子，写过怀念他们的诗。一八二六年七月俄国与波斯开战。一八二七年，格里鲍耶多夫参加对土耳其和波斯的外交活动；一八二八年签订土库曼和约后，他赴德黑兰任俄国大使；一八二九年死于德黑兰任所。

一八二〇年《聪明误》的创作思想酝酿成熟，可能已写成大纲。一八二二年开始写作；一八二三年完成第一、二两幕，

并在莫斯科读给朋友们听；同年七月底写完全剧。由于沙皇政府的禁止，剧本在作者生前未能出版，但是手抄本不胫而驰，据说到一八三一年为止，已达一万五千本之多。

当时“聪明”(YM)一词不仅指智慧，而且和进步思想有联系。作者当然熟悉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在《奥狄浦斯》中的一句名言：“当聪明没有用处的时候，作一个聪明人真是可怕呀！”《聪明误》名为喜剧，实际是悲剧，它通过儿女私情，反映出社会矛盾。别林斯基把它看作“最高尚、最人道的作品，是有力的反抗：反抗卑鄙龌龊的俄国现实；反抗官僚、贪污犯、淫欲无度的地主老爷；反抗我们的上流社会；反抗无知愚昧、俯首帖耳的奴性等等。”一八二五年秋，《北方协会》十二月党人采用听写方法，传抄《聪明误》，并分发各地，作为反对农奴制、反对社会黑暗的宣传品。

《聪明误》是十九世纪俄国戏剧文学走向现实主义的里程碑。它实际上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束缚，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

十九世纪初叶是俄罗斯文学语言发展史的新阶段。格里鲍耶多夫和普希金、克雷洛夫等人一起，在俄语发展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聪明误》汰除了十八世纪俄国文学作品那种矫揉造作的文体，而代之以生动活泼的口语；它给予各种身分的人物以各不相同的语言特点。剧中许多诗句已变成俄罗斯人民口头上的谚语和名言，至今研究俄罗斯谚语的学者，都不能不注意《聪明误》这部作品。

《聪明误》是用所谓“自由抑扬格”写成的：每一音步包括抑扬两个音节，而每一诗行中的音步数量不限。这种诗体非常

灵活，可以写出急口令式的简短对话，也可以写出激昂慷慨的长句，可以写出恰茨基咏叹调式的抒情独白，也可以写出列毕季洛夫那种冗长的废话。

本书根据《格里鲍耶多夫文集》（苏联文学出版社，莫斯科，一九五六年）译出。注释系根据《聪明误》的各种俄文版本、与该剧有关的一些专著或论文以及若干俄语语言学著作而辑成。

译文几经修改，定稿后，得五绝句，附于序末：

(一)

农奴制度太披猖，故国炊烟事可伤。不是寻常儿女怨，词锋传檄类宾王。（指十二月党人手抄此剧作为政治宣传品事。又列宁极赏此剧，《列宁全集》中引用多达八十八处。）

(二)

因裴希、罗生气尽，竖琴牧笛漫为工。汰除古典归真实，筚路梨园第一功。

(三)

亦曾忙里偷三余，惭愧蹄涔学未如；消得寒灯风雪意，馨香盈袖雁公书。（译文手稿曾蒙茅盾同志阅读，赐书勉励，谨此致谢。）

(四)

西、东逐译事良艰，旬月踌躇只字间；我亦妄求神

似已，莫从语学笑疏顽。

(五)

如绣春光日日新，东风决荡破沉暗。李花粉白桃花艳，愿与群芳作比邻。

译者

一九七九年五月

登 场 人 物

帕维尔·阿菲纳西叶维奇·法穆索夫——某政府机关首
长。^[1]

索菲亚·帕芙洛芙娜——其女。

丽莎——女婢。

阿列克赛·斯捷潘诺维奇·莫尔恰林——法穆索夫的秘
书，住在他们家中。

亚历山大·安德列维奇·恰茨基。^[2]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斯卡洛茹勃——上校。^[3]

娜塔莉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年轻的夫人 } 戈里奇夫
普拉顿·米海洛维奇——其夫 } 妇。

图戈乌霍夫斯基公爵、公爵夫人及六个公爵小姐。

伯爵老夫人 }
伯爵小姐——其孙女 } 赫柳明家。

安顿·安顿诺维奇·札戈列茨基。

赫廖斯托娃——老妇人，法穆索夫妻子的姊妹。^[4]

某甲。

某乙。

列毕季洛夫。^[5]

彼得卢西卡和其他若干仆人。

各种身分的客人，以及服侍他们上马车的仆人。

法穆索夫家的其他侍者。

事情发生在莫斯科法穆索夫家中。^[6]

第一幕

第一场

客厅。壁上挂一口时钟。右边门通索菲亚寝室，里面送出钢琴声和洋笛声；乐声渐歇。丽莎斜靠在客厅中间的安乐椅上打盹。天刚发白。

丽莎（突然醒来，站起，环顾四周）

东方发白了！……唉，夜去得这么匆匆！

昨晚想睡觉，偏不依允：

“等候朋友”，少不得巡风的女佣；

挺不住，也不许乱走动。

刚才蒙眬入睡，

已是早晨了！……（敲索菲亚卧房门）

小姐，

唉，索菲亚，倒霉，

你们谈天谈了个通夜。

耳朵聋了吗？——阿列克赛！

小姐！……——果然色胆大于天！（从门旁走开）

万一老爷霎时出现，

叫我丽莎如何敷衍！
服侍谈恋爱的小姐，
真叫人有苦难言！（重新走近房门）
喂！得了，——天亮了！

索菲亚

几点钟？

丽莎

家人都起床了。

索菲亚（从卧房内）

几点钟？

丽莎

七点，八点，九点了。^[7]

索菲亚（从卧房内）

胡说。

丽莎（从房门旁走开）

唉！爱神真把人捉弄，
听见了，还装耳朵聋；
待我打开窗栊？
倒不如硬着头皮，
拨动长针，让它打九点钟。（爬上椅子，拨动长针，
钟报时，发出音乐）

第二场

丽莎与法穆索夫。

丽莎

啊唷！老爷！

法穆索夫

唔，老爷。(止住时钟的乐声)

你这小丫头，真胡为。

干这等事儿心不亏！

一会儿钢琴，一会儿洋笛，

大清早，叫索菲亚怎么睡？！

丽莎

不，老爷，我这是……出于无心……

法穆索夫

好一个出于无心；

我看是故意。(偎近她，向她调戏)

嗨，淘气精。

丽莎

您才淘气精，

动手动脚不该应。

法穆索夫

你模样儿百般娇羞，

心底里万种闲愁。

丽莎

放手，您才惯折花攀柳，

别忘了自己是个老……

法穆索夫

风流！

丽莎

呶，闲人见了多糟糕！

法穆索夫

谁上这儿来，这么早？

索菲亚睡的可好？

丽莎

小姐方才睡着。

法穆索夫

方才！夜里呢？

丽莎

读书通宵。

法穆索夫

哪里来的兴头这么高！

丽莎

她关上门，念起书来可象法国佬。

法穆索夫

告诉她，“无才是德”，古语说得好；

读坏了眼睛可不妙。

她读法国书，不知道心焦，

我拿起俄文马上想睡觉。

丽莎

等她起来就回话。

现在请您离开吧，

当心把小姐吵醒啦。

法穆索夫

什么吵醒?
都是你拨动长针，
弄得屋里屋外
交响乐似的闹纷纷。〔8〕

丽莎(尽量提高嗓子)

够了!

法穆索夫(掩住她的嘴)

疯了吗?这么尖的声音。

丽莎

真怕会出什么事情……

法穆索夫

什么事情?

丽莎

老爷,凭年纪,您应该分明:
女儿家清晨的梦,最易惊醒。
只消有一点点儿响声,
她就……

法穆索夫

你又假惺惺。

索菲亚的声音

嗳,丽莎!

法穆索夫(匆忙地)

嘘!(踮着脚尖轻轻走出)

丽莎

走了,……最好别和老爷扯一块,

随时随地会受灾。
老爷的怒，老爷的爱，
都是女婢们的大祸大害。

第三场

丽莎，索菲亚持蜡烛上，莫尔恰林跟在后面。

索菲亚

丽莎，什么事?
真吵人……

丽莎

当然咯，你们俩难舍难分！
相偎达旦，还吝惜这一刻千金？

索菲亚

呀，真的已白了东方！（将烛吹灭）
是晨光，是悲伤，
怨良夜去的匆忙！

丽莎

伤心吧，旁人也无法劝告，
您爸爸上这儿来过了，
我急得胡扯一大套，
说了什么，自己也不知道。
先生，您还站着发呆！
快点向小姐作揖告退。

咳，吓得我神魂儿不在；
您看看时钟，望望窗外：
街道上早就是人去人来；
屋子里洒扫拂拭，
人多也难免嫌猜。

索菲亚

幸福的人儿谁看时钟来！

丽莎

看不看时钟任您意，
担当罪名有女婢！

索菲亚(向莫尔恰林)

去吧，好歹捱过这白昼。

丽莎

及时该分手，
再相见且等黄昏后。(引他们两人分开。莫尔恰林走到门口，撞见法穆索夫)

第四场

索菲亚，丽莎，莫尔恰林，法穆索夫。

法穆索夫

怎么回事？莫尔恰林，是你！

莫尔恰林

我，是。

法穆索夫

来干吗？这大清早里？
索菲亚！……你早，是什么道理
天刚亮你就爬起？
又为什么，我的上帝，
无缘无故让你们俩凑在一起？

索菲亚

他是刚刚方才进来的。

莫尔恰林

是，刚才散步归来。^[9]

法穆索夫

朋友，散步理应该，
可为什么
不拣个远点儿的所在？
而你，我的宝贝，
刚从被窝里跳出来，
就和年轻小伙子在一块！
大姑娘脸上，光彩不光彩！
我说过，书本里尽是乱弹琴，
女孩儿读书折气分！
呵，这都是打铁桥大街那些法国人，^[10]
黄色的歌曲，摩登的腰身；
刮了我们的钱，
坏了我们的心！
但愿有一日上天照应，